

跨年夜

去年的最後一天夜裡，當家人準備到頂樓挑一個視野較好的位置看101的煙火秀時，媽媽忽然腹痛如絞嘔吐不止，爸爸決定送她去急診室，不放心我一個人在家，所以要我穿上外套一起去。

也許是我的胡思亂想，急診室其實就是川端康成的那句「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裡那長長的隧道，不只長長還彎彎，不只彎彎還有許多分岔。有時候，跟著盡頭光點的指引，穿過暗黑，真的就是雪國，是柳暗花明後的開闊與重生；但，有時候，那光點不過是病入膏肓時的幻覺罷了。

約莫半年前的一個深夜，阿公被送進這個帶給他希望，也帶給他幽閉恐慌的「隧道」裡，那次他没能鑽進雪國，他在岔路裡一再的碰壁後，就此與我們天人兩隔。

在我們前面掛號的精瘦的老爺爺，他坐在輪椅上怒斥著兒子，「沒事沒事沒事，不是跟你講沒事了嗎？不就跌了一下，幹嘛送我來醫院？誰曉得，進得來，還出不出得去？」

老爺爺的怒問，逼得我跟爸爸用更靜定的神色來武裝我們的耽憂。

在等待醫生診察時，媽媽疼痛的症狀已經紓緩許多，一連駛進二台救護車，急診室的醫護人員立即亂中有序的動員了起來，這稍稍減少了我們的憂慮，畢竟媽媽不是最急迫要被救治的。

醫生診視後，打了止痛跟消炎針，掛上點滴，媽媽被推移到觀察室，等待血液的檢查結果，她原本蒼白的臉漸漸有了血色，因為疼痛而糾結的眉頭也舒展了。頓時放心後，感知的「天線」重新啟動，才發覺急診室的跨年很熱鬧，很不平靜。

「鏘！鏘！鏘！」一位年過半百的婦人，不斷的用頭撞擊推床的鐵製護欄，她的四肢被套綁在欄架上，她使勁的扭動著身軀，但始終無法掙脫手腳的束縛，只能對著天花板沒有停頓的背出她的委屈：「唉你知道嗎我兒子三年了三年了沒給我拿回一毛錢我把景安站的房子賣掉給他開仲介你知道嗎三年了三年了沒給我……」她一遍一遍的講，讓我想起之前家裡那台壞掉的電腦，一整天不停地重覆開機又關機。

有些病患與家屬已顯露無奈之色，幸好終於有人去拔掉她的「插頭」，一位護士給她打了一針之後，她憤憤的說：「沒用啦！打針沒用啦！叫我兒子還我錢啦！你們醫院都是騙人的啦！」不一會兒，她就靜下來了，而她那個染著滿頭金髮的兒子一直坐在旁邊專注的玩著手遊。

媽媽的鄰床躺著一位虛弱的阿嬤，照顧她的是她小學三年級的孫子，雖已凌晨時分，男孩一臉倦容，但仍用心的執行護士交代的任務，不時的拿著棉棒沾水潤阿嬤的唇，爸爸輕聲問他：「就你一個人？」男孩搖搖頭：「妹妹在外面。」原來抱著一隻小熊睡在候診區椅子上的小女孩是他的妹妹。

去上洗手間時，好奇的瞥見掛著急救室牌子的房間裡躺著一個人，被子蓋滿全身，一雙粗厚髒污的腳露在被子外，一位像是殯葬業的工作人員詢問一旁蓬頭散髮的老婦人：「你們有什麼信仰嗎？」婦人疑惑不語，顯然沒有聽懂，那人會過意，接著問：「你們拿香拜拜嗎？」婦人點了一根煙，迷濛的煙霧中她的目光依然深邃，她若有所思，不像是在回答，反而像是自言自語：「祖靈會來帶他回去。」一位護士走過來，輕聲告訴她，醫院裡不可以吸煙。

有些害怕，想待在人多、比較光亮的地方，於是就坐在候診區看電視。電視被調成靜音，而且固定在新聞頻道，我跟抱小熊的女孩，已經看了二遍的煙火秀，從嘴形判斷畫面裡有很多人雀躍的在互道新年快樂，但急診室裡的新年，沒有快樂，只有濃濃的病苦、倦容與藥水味，而我的腦海仍時不時閃進那雙露出被子外的腳，困惑著那位婦人為什麼不放聲大哭？我不明白她的沉默，為什麼讓人如此心顫？我一點兒都不快樂。

有一位護士顯然是急診室裡比較快樂的，她幫一個體態健美的韓系花美男打完針後，用她含情脈脈的眼神當絲帶，捆包著甜美溫馨的提醒，要他運動前該如何如何暖身，並很快的加了他的LINE，喜形於色的說要去微風運河看他滑獨木舟。

每隔不久，就有救護車送來傷患，我盡力節制自己的好奇，怕又看到讓自己無法釋然的畫面，可是管得了眼睛的好奇，卻管不住耳朵的多事。

走道邊的推床上，躺著一個體重破百的中年人，窄小的床幾乎被他塞滿，原本他只是靜靜的滑著手機，忽然不耐的對著保鏢爭嚷叫囂：「你這保鏢是怎麼當的？他們知道我是誰嗎？到底還要我等多久才有病房？」保鏢有保鏢的苦衷：「老闆，他們說你不是急症，要等到明天看看有没有人出院，不過，老闆娘已經找議員在喬了，等一下就會有了！」老闆的唇角露出一抹詭異的笑：「要他們快點！」

凌晨三點，忽然一陣騷亂，一個衣不蔽體的年輕女孩，拖拉著點滴掛架，一路從觀察室跌跌撞撞狂叫著：「X！人呢？人呢？X！我的刀子呢？刀子！怎麼可以放我一個人呢？」跑到候診區時，一個踉蹌跌坐在地上，雖然渾身抽搐發抖，但仍不停的狂叫大罵，就在警衛趕來處理時，女孩的朋友不曉得從哪兒竄出來，急忙脫下外套，包住女孩裸露的胸部，貼著女孩的耳朵講了幾句話，女孩立即小鳥依人，跟著他回到觀察室。女孩走過我面前時，我看到她的手腕上有許多新舊交錯的刀痕，那個責備保鏢辦事不力的中年人，隨後說她是毒癮發作。

待在候診區似乎也挺恐怖的，我牽著抱小熊的女孩去找她哥哥，男孩已趴在阿嬤的床欄上睡著了，媽媽的點滴快滴完時，爸爸去問值班醫生血液檢驗的結果，醫生說沒問題可以回家了，交代媽媽暫時不要吃豆類跟奶製品。

爸爸去領藥時，我扶著媽媽往出口走，急診的掛號櫃台前，護士正在幫一位神色痛楚的婦人量血壓，她的褲管捲至膝蓋，小腿上的傷口血流如注，說是被流浪狗咬的，她氣急敗壞的直嚷著要護士先幫她止血，婦人的黃色背心上「保護動物人人有責」的幾個紅色大字在燈光下格外顯眼。

門口的警衛眼袋沉沉拿著手機，不知道在向誰抱怨：「今天的夜好長，總共來了9台救護車。」

的確！好長好長的跨年夜，但無關救護車的數量，是夜裡那些片段故事背後的焦慮、苦悶、真情、哀傷、荒謬、放縱與怪誕讓我有點難以消化，所以把夜拉長了。

清晨四點多，坐上爸爸的車，從「隧道」出來，一夜沒睡的疲累讓我更胡思亂想了。我們以為出了隧道，其實根本還在隧道裡，這人生的隧道比急診室的隧道更長更彎，還有著更多的岔路，至於出口的光點，當然存在，那可是希望的光，成長的光，不過，會不會同時也是另一座隧道的入口？